

双周 学术

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

闵庆文

今年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20周年，2022年7月17至19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江青田召开，主题为“保护共同农业遗产，促进全面乡村振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高度评价了农业文化遗产对人类文明的独特价值和重大意义，科学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路径，为保护共同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乎未来的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的提出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当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经济快速增长、科技不断突破的同时，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环境破坏等环境危机一次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为此，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达成了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重要成果。

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2002年，全球的环境危机依然很严峻，8月26日至9月4日，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洲约翰内斯堡召开，其目的就是应对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正是在这期间提出来的。进入工业化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业和农村快速发展，但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城乡差距加大、乡村文化丧失等社会问题，集约化和单一化的农业生产及化肥、农药和各种添加剂的过量使用，造成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农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水土资源耗竭等资源环境问题。人们在反思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问题、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

在世界各地，一代代农民、牧民、林农和渔民以多样化的物种及其相互作用为基础，坚守人地和谐的发展理念，创造、传承并不断发展着适应于当地生态地理条件的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

业系统和景观，衍生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些巧夺天工的农业文化遗产，以其显著的恢复能力与适应能力，为人类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了人类的生计安全和生活质量，有效适应了自然条件的变化。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显然，那些延续至今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人类农业生产活动演变的“活化石”，还以其富含的生物基因、技术基因和文化基因而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宝库”，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必须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与一般意义的自然或文化遗产有着很大的区别，农业文化遗产是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体而具有“复合性”特征；随着社会、经济、自然条件的变化呈现出适应性变化而具有“动态性”特征；是劳动人民通过生产活动而创造、通过农业生产活动而传承，而具有“活性”特征。具有生产功能并持续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与生计安全也就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首要标准。

正是上述特征，使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能简单照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而要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原则，建立全新的范式。一是需要重视农业文化遗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遗产方面的价值，建立以生态与文化保护为重点的“政策激励机制”；二是以农业文化遗产丰富的物种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生产技术以及优美的田园景观和浓郁的民俗文化为基础，发

展“有文化内涵的生产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以及休闲、康养、研学、文创等多功能农业，建立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多功能农业发展的“产业促进机制”；三是在确保农民作为遗产创造者、传承者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政府推动、科技驱动、企业带动、社区主动、社会联动的“五位一体”的多方参与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处于经济落后、生态脆弱、文化丰厚的地区，肩负着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的多重任务，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应当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过分强调“原汁原味”的“冷冻式保存”而忽视了他们应当是最重要的保护者和最主要的受益者，就难以调动当地居民保护的积极性，也难以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

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人类共同的智慧，需要共同保护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作为人类文明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文明尤其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农耕文化交流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稻米之路等，无一不体现着农业文明的交流互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0多年前，原产于西域的葡萄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主要水果之一，种植品种、栽培技术、相关文化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变，完成了本土化改造。2013年，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先后被原农业部和中国粮农组织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水稻的发源地在中国——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等24项全球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就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典型代表——后通过海路和陆路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菲律宾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日本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韩国青山东坡石梯田农作系统等以稻作为核心的传统农业先后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的最早响应者和积极参与者，也是成功实践者和主要贡献者，更是坚定支持者和重要推动者。18个各具特色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是我们的先辈向世界奉献的宝贵的农耕文化财富，展示了中国人民以勤劳智慧探索出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道路。率先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率先出台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率先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监测评估，率先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学术交流平台，系统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理论与实践探索，既是中国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生动写照，也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凝聚行动一致的国际共识，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形态农业文化遗产的交流互鉴，携手构建世界农耕文明保护传承的美好未来。“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不仅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指明了方向，也为国际社会展现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谈文 论艺

绿肥红瘦

一阵风过，沙沙声响，仿佛山野之声潜入耳畔，植物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若风再大一点，又好似松涛汹涌，苍翠摇荡。时值2022年立夏，万紫千红的春夏正被初夏的浓绿替代，站在长江之滨枞阳县的盆景园里，耳畔和眼中出现的皆是自然界的天籁和诗意。眼前的松柏盆景有两万多盆，黑松最多，其次是黄山松、五针松，以及柏树系列等，春杜鹃开始闭目养神，夏杜鹃在一片青翠之中傲然怒放。

安徽枞阳县是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的故乡，地处长江北岸，地理上有独特的山水风貌和黑松黄山松盆景资源。20多年前，全国政协在枞阳帮助扶贫，提出“文化兴县”的文化帮扶措施，并创建了当时安徽省第一个盆景花卉产业协会。如今的枞阳盆景文化产业已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经济类型，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路子。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盆景海洋里郁郁葱葱的植物气息，为这一派欣欣向荣的胜景而折服。每一株造型别致的盆景都在展现出一首唐诗或者一幅宋画的情境。徜徉在盆景园的花木小径上，松有松的姿，柏有柏的态，生韵神情，各有怀抱。

而盆景园外的一群工人，正在紧张地调度盆景的运输，一大卡车的盆景正向厦门进发。枞阳盆景风格传承派盆景园艺，朴拙中有灵动，高洁中藏格调，耐品、耐赏，市场销路有保障。

当暮色逐渐蔓延，忙碌的养护工作退居幕后，产地直发直播开始登场。有趣的是盆景师傅们，每卖出一盆盆景，他们不会说卖出或售出，他们会这样说：“送她们出嫁。”

情同此心，人同此理，一盆盆像子女一样呵护培养的小苗，相互陪伴四季风霜雨雪，冷了热了饿了肥了，每一天何止看三回，到逐渐出落成天姿国色或者明艳才时，养亲的人打破手机和网络，下跪求购，再不不舍，也得割爱，为产业计。真的是“痛并快乐着”，这句热词，是枞阳盆景师傅们最好的注解。

在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中，一盆名为“奔腾”的石榴盆景在国际竞赛中，荣获金奖。在2017年的深圳世园会中，一件巨型根雕引得中外游人流连忘返，不舍离去。和这些同行相比，枞阳盆景、根雕、花艺产业并不落后，一样可圈可点；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用于绿化的苗木花卉三分之一就来自于枞阳；枞阳县麒麟镇的小叶榆树嫁接技术获得了13项国家专利；枞阳的黑松因为造型独特，含蓄雅洁，和枞阳杜鹃盆景并称全国双绝。

如今枞阳县盆景和育苗基地达到一万余亩，全县盆景产业形成以精品盆景和艺术大师为龙头，以育苗基地、素材基地和花卉基地为产业支撑的产业布局，从业人数达到3000余人。枞阳农业由传统农业走向审美高端，是文化兴县战略带动乡村振兴的成功范例。

从枞阳出发

说盆景是活动的文物，它当之无愧。盆景艺术家从历史和自然中获取灵感，创造出有形有神的绿色文化产品，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一件件盆景，一件件根雕，是传统文和当代审美的相互渗透，是鉴赏和消费的双向联动，满足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品质需求。

如果梳理枞阳县盆景产业大事记，枞阳盆景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1999年元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枞阳盆景根雕展。盆景展品200件、根雕作品1000件，叫“千鹤呈祥”。20多年来，枞阳盆景人对当年的盛况如数家珍，念念不忘。

枞阳曾经是码头重镇，“桐城派”文风蔚然乡里。“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是枞阳人的口头语，代代相传，八十老翁在书店苦读，是常有的事。

枞阳盆景人是在这样的乡风之下成长起来的，虽然师法徽派盆景风格，却件件包含自己独到的审美理念，有“桐城派”文化杂糅其中，富有创造性。“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这次盆景展，对于枞阳盆景从业者而言，是从茫茫然的个体作坊单位惊醒，开眼看世界。通过盆景的产业化、规模化、综合化，可

盆景以美学走向世界

王汉英



以进入市场主体与茶、古琴、书法、戏曲、园林、会展珠连璧合形成高端文化产品，用以一带十的产业拓展模式，出口盆景产品至全世界。盆景的规模化运作，利润是可预期的，同时又提升了产品的艺术价值。枞阳盆景人从这次展出和交流中，补充营养，及时充电，只有开眼看世界，才能长本事。外乡人都说枞阳人聪明，也许是对的，其实是枞阳盆景人善于学习。

几十年的时光证明，枞阳盆景产业前景远远超出预期。这部分富起来的盆景人，依旧天天着工作服，戴草帽，尘土满面，沉默寡言，低调得不能再低调了。信息爆棚的时代，他们仍怀有匠人之心，以植一盆天地之精气神，为人作画。不光是匠心，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初心，在为他们为数不多的谈话中，反哺家乡的念头，自始至终，不曾懈怠。

时间的黄金

枞阳盆景人确实是富裕起来了，但决不能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现状，要百花齐放，要以盆景为媒介，打造盆景园林休闲娱乐，与戏曲、民乐、绘画、茶艺、影视等深度合作，多产业创新发展，跨界合力，从低中价值链向高价值链迈进。

从地域看，从盆景企业规模效益上看，从园艺工作者来看，从文化艺术影响力上来看，从带动脱贫和促就业上来看，说枞阳盆景是乡村振兴中的支柱产业，并没有夸大。枞阳盆景企业做得确实很大，可我仍感到，他们中大多数从业者，在文化培训方面，明显不够。既扎根于枞阳大地，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先贤的特色文化资源不用，可惜可惜。文创产品，重在“文”，化在“创”上，知识付费的时代，枞阳盆景人勤劳之余，更要与时俱进，根植绿色，根植文化。

枞阳老百姓爱说一句话：土里生白玉，地里长黄金。或者在不远的某一天，我们也会看到，长江中下游的鱼米之乡——小城枞阳，有一盆叫“贞雪”的大型盆景，带来名扬中外的喜讯。有一个叫“孟实”的园子，阳光，落叶，修竹，清泉，藤蔓，山石，共同酝酿出“枞阳园林记”的清芬韵味，和它的无言之美。

（作者系第九届铜陵市政协委员）



文化传承 瓷韵之美

日前，瓷秘故事艺术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展览以瓷文化的传承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主线，通过跨越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瓷器故事，让观众在沉浸式展览中感受历史、触摸艺术、探索知识。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一家之言

民族性、时代性和大众化

——略论诗歌发展方向

赵义山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讲唐诗，曾说：“一般人讲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郑临川《闻一多论古代文学》）的确，唐是诗化的朝代，不仅唐朝为然，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又何尝离开过诗！伟大的民族产生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创造了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篇又哺育一代代国人成长，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民族性格，传承民族文化。

古往今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熟悉的歌唱，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诗篇。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诗”与“歌”总是紧密结合的，也总能在大众文化层面广泛传播。唐诗、宋词、元曲，便是“诗”与“歌”的紧密结合并在大众间广泛传

播的典范。于是，中国古典诗歌成为经典范式者，也便是诗、词、曲三体。尽管其后也有小曲风行一时，然而，明清小曲却最终未能代“曲”而起，成为又一新型诗体。

著名诗人丁芒先生曾提出“第四大诗体”，与他“自由曲”的创作主张相伴。丁老是在进行过新诗和传统诗、词、曲各体的大量创作实践之后，经过古今对比，然后在探索历史、总结当下并展望未来的理论思考中提出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希望能够在古今通融的基础上，经过散曲这一环节的过渡，创造出一种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流行的、能为大众广泛接受并积极参与的新诗体。他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在继承中国古代散曲通俗自然风格的基础上进行“自由曲”的创作，其夙愿在此。他还认为，“自由曲”不过是个暂时的名称，待理想的新诗体建立之后，应该有一个更加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名称。这是一位有着80年诗歌创作经历、而今仍关注诗坛发展的老诗人的美好愿望，它代表着诗人对未来的憧憬，表现出作为时代歌手的责任和情怀。

诗歌未来的路在何方？首先在理论认识层面，应开展关于诗本质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1、什么是诗？是否应该有基本的文体构成要素的规范性？2、

是否需要建立一种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同时又为大众喜闻乐诵、诗乐合一的新诗体？3、如果创建一种新诗体，是否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些问题需要专家学者引导、理论家和诗作者积极参与，从文体学和社会文化学角度展开深入讨论。

其次是在实践层面，诗作者首先要面对的是写作立场问题，要考虑是否能够将自我释放、自我实现的写作与民众的诗歌审美需求相结合；是否能够取法李、杜、苏、辛、关、马等前贤大家，将自己融于时代、融于大众，密切关注当下，成为称职的时代歌手，在承前启后的中华诗歌发展链条中，成为关键一环。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层面，选用怎样的语言形式，如何让自己的诗歌语言具有大众喜闻乐诵的自然通俗而又又不失诗性的特质？如何继承传统又融合当下？这是需要我们的诗作家去下一番苦功夫努力摸索和积极实践的。

最后，要赢得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响应，唐诗、宋词、元曲诗乐结合的成功之路，应是不二选择。在唐诗的时代，有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王之涣、白居易等一流诗人，他们的诗得到乐人的追捧，有李龟年、许合子、念奴、李八郎等一流的音乐家和歌手把他

们的作品唱到街头巷尾，于是有了“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类的社会呼应；在宋词的时代，有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姜夔、辛弃疾等一流词家，他们的词得到了盼盼、琴操、金赛兰等一流歌手的传唱，在南北东西广为传播，于是有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巨大影响；在元曲的时代，关汉卿、白朴、卢挚、马致远、贯云石、张可久、乔吉、曾瑞卿等一流曲家的曲作，有珠帘秀、顺时秀、梁园秀、天然秀等一流演员的演唱传播，也就有了“市井儿童诵瑞卿”的社会效应。总之，在诗乐合一的时代环境中，有诗词作家和歌曲作家的高度默契，大诗人的天纵才情与一流音乐家的灵感火花，能够借助民众喜闻乐诵的新诗体而融合共鸣，美美与共的时代歌声，不仅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化育了万万千的民众，而且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永恒不灭的艺术传响。

当下的诗歌创作，无论新、旧，无论诗词、散曲，谁能够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努力与音乐结合，努力将自己融于时代，融于大众，坚持为大众写作，谁就有可能在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大众化的诗歌发展中作出自己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家之言